

福建叢書 第二輯之八

福建省文史研究館選編

王忠孝公集



福建叢書 第二輯之八

福建省文史研究館編

明·王忠孝 著

王忠孝公集

江蘇古籍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王忠孝公集／(清)王忠孝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2000.11
(福建叢書，八．第二輯)

ISBN 7-80643-430-5

I．王… II．王… III．雜著－中國－清代 IV．Z429.49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00)第74995號

《福建叢書》編委會

主 編：陳 虹

副主編：余險峰 歐孟秋

編 委：(以姓氏筆劃爲序)

方寶川 任仲泉 李瑞良 林 列 陳慶元 郭天沅

趙玉林 鄭壽巖 廖宗剛 廖楚強 謝水順

編輯策劃：廣陵書社

書 名：王忠孝公集

作 者：清 王忠孝 著

出版發行：江蘇古籍出版社

(南京市中央路165號)

經 銷：廣陵書社

(揚州市鳳凰橋街24-6號)

印 刷：金壇市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開 本：850×1168毫米 1/32

印 張：13.8

版 次：2000年11月第1版第1次

印 數：1-250冊

定 價：85.00元

ISBN 7-80643-430-5/Z·40

《福建叢書》第二輯編印說明

《福建叢書》是福建省文史研究館以搶救、保存、整理具有較高學術研究價值的閩人著述和閩事文獻爲宗旨而彙編的。自一九九三年開始，陸續出版了明代晉江何喬遠《名山藏》、福清葉向高《蒼霞草全集》、閩縣陳珩《大江集》和《大江草堂二集》、晉江楊道賓《揚文恪公文集》、晉江李光縉《景壁集》、晉江黃克纘《數馬集》、閩縣周之夔《弃草集》、莆田黃鞏《黃忠裕公集》、侯官韓錫《榕庵集》及永安羅明祖《羅紋山全集》等十種，保存了晚明大量珍貴史料；由於選自稀本珍本，整版精良，更具有版本價值。發行後引起國內外文化界、學術界、出版界的重視，並爲美國、日本等國家圖書館所收藏。一九九六年全國文史研究館成果展覽上，頗獲嘉譽。

鑒于手稿一旦散失即無法補救，叢書第二輯以搶救出版有價值的閩人著述和閩事文獻的手稿（包括精鈔稀本）為對象，時限不受限制，著者不限閩人，凡符合叢書編印宗旨的，今後陸續推出。

第二輯若干卷，其版本裝璜與第一輯保持一致。經勘實，字迹端正者予以影印；其不適影印者則採用現行標點符號點校排印。所有勘校文字附于卷末，以保持原稿的真實。

古籍手稿至夥，編輯聞知有限，至祈海內外文史同仁贊襄，推薦書目。并歡迎對叢書的編印出版惠賜寶貴意見，俾叢書益臻完善。

福建省文史研究館

王忠孝與《王忠孝公集》

方寶川

一、王忠孝的生平

王忠孝，字長孺，號愧兩。福建惠安人。據《王氏譜系》記載，他生於明萬曆二十一年（一五九三），卒於明永曆二十年，即清康熙五年（一六六六）。享年七十四歲。

王忠孝少而好學，聰穎質慧。八九歲，能誦讀《孝經》、四書等，甚得父母及二兄長的喜愛。萬曆三十五年（一六〇七），就童子試。三十九年，成婚。次年，丁母憂。四十六年，邑試入泮，錄高等，名列第五。天啓元年（一六二一），丁父憂。六年，入闈。督學葛寅亮，錄之優等，首拔食餼。七年，以《詩經》中式，領鄉薦。崇禎元年（一六二八），會試第一百三十八名，殿試二甲第四十名，登進士。二年，授戶部河南清吏司主事，題守正陽永定門。應變接濟軍糧有功，次年，被大司農題薦督運大通橋。旋改授薊西密雲糧儲。任內悉心平核，宿弊一清，條悉抵光，歲省五萬金，然由此得罪了內璫鄧希詔等權貴昏閹。一日正旦朝賀，希詔與薊督爭班次，忠孝折之。希詔遂借機多次陷害，最終以揚州衛指揮陳述職運糧遭雨事件，被捕入獄。忠孝在

獄中力上二辯疏，申明其冤。大司農畢自嚴、經略曹文衡、兵備馮師孔、都憲王志道、提帥王世盛等，亦多次論救，纔免於一死。後改繫刑部，拘禁二十八月。擬戍附邊建陽衛，逾年希詔罪被誅，忠孝得以釋歸。

明朝滅亡後，江南明朝殘餘勢力擁立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稱帝，再建南明小朝廷，年號弘光。時閩部史可法，特疏薦王忠孝。由於王忠孝歷來與閩黨抗爭，故再遭閩黨餘孽馬士英、阮大鍼等排擠，調署紹興守。馬、阮又遣中官於嘉、紹二郡相迫。忠孝入浙界，不得行其志，以疾告歸。弘光政權滅亡，浙中義師公推張煌言等人去台州迎立魯王朱以海在紹興就監國位。同時，福建的鄭芝龍、黃道周等則擁立唐王朱聿鍵在福州稱帝，建元隆武。唐王擢王忠孝爲廣東嶺東道參議。一再疏辭得請，改光祿寺少卿。又疏辭，不允，始入福州就職。隆武二年（一六四六）正月，隨唐王北上抗清駐蹕建陽時，奏呈《上唐王條陳六事疏》，提出『用人宜慎、布置宜審、額餉宜核、將領宜汰、言路宜清、圖治宜實』等六項治政方略^{（二）}。又極力主張不能保守一隅，坐而待斃，力請唐王決策由江西、浙江出兵，圖復兩京。由於隆武政權實際掌握於無意抗清的鄭芝龍等武將手中，唐王無可奈何。只有黃道周挺身而出，自請出師，北伐抗清，寡不敵衆，兵敗江西馬金嶺，被俘就義。鄭鴻逵率殘部退扼閩北仙霞嶺，軍心渙散。唐王特賜劍印王忠孝，命其巡視仙霞二渡關，便宜行事。王忠孝

則力辭劍印，單騎自浦城至仙霞，悉心諮詢，宣諭安戢。因有巡關之勞，進太常卿，擢都察院左副都御史，協理院事。同年六月，浙江魯王政權潰敗，清兵直逼福建。鄭芝龍暗中盡撤仙霞嶺上守軍，致使清兵長驅直入福建，不戰而下福州。八月，唐王在汀州被清軍俘虜後遇害，隆武政權告終。王忠孝回歸故里，避於寺廟。次年，浮海南逃的魯王又在閩南招集殘餘，繼續抗清。敕晉王忠孝爲兵部尚書、改職左都御史，總督興泉義兵。王忠孝疏辭未受。時鄭成功在廣東南澳起兵抗清，不久連破福建的同安、海澄、漳浦、泉州等地。王忠孝則在惠、泉率義師響應。然奉魯王入廈門的鄭彩，與鄭成功發生衝突，致使在惠、泉的王忠孝部屢遭鄭彩兵將的襲擊和掠奪，終因糧草不濟，退守莆田。魯王部將又持檄赴莆收餉，王忠孝被迫解散義師，渡海隱居廈門。永曆四年（一六五〇），桂王朱由榔遣官敕忠孝爲兵部右侍郎。疏辭不允，道阻不得赴。時鄭成功已建立了以金、廈兩島爲中心的抗清根據地。永曆五年三月，王忠孝移居金門，寓賢厝鄉，隱於村落，耕漁自給。後南下銅山，借居黃道周的祠宇。永曆九年鄭成功在廈門，承明制，建五軍，設六官。又置儲賢、育胄二館，以招納明室遺臣、縉紳，培育陣亡將士後代。王忠孝與廬若騰、辜朝薦、沈佺期、徐孚遠、紀許國等人，均入儲賢館。鄭成功『皆優瞻之，歲歲有常給，待以客禮。軍用大事，時輒咨之，皆稱之爲老先生，不言名』。王忠孝對鄭氏軍政大事，亦多所

策劃，及時匡救，故爲鄭成功所推重。永曆十二年至十四年（一六五八——一六六〇）間，連呈《上桂王瞻天路遠疏》、《上桂王興朝赫濯有象疏》、《上桂王心懸迹阻疏》、《上桂王綸綍遠頒恩疏》等，奏請桂王克定楚粵，收復閩疆，并向桂王表明「臣之苦心，有未易明言者。……旅栖多年，蓋有不得已於斯也。……一腔熱血，欲灑異從？……臣今老矣，報國有心，赴闕無路^{〔四〕}」的心迹。清康熙元年（一六六二），鄭成功收復臺灣，招請王忠孝赴臺。未及行，鄭成功逝世。鄭經入臺後不久，清軍占領金、厦兩島，王忠孝移舟而北。三年，經澎湖至臺灣，投奔鄭經，栖居東寧（臺南）。在臺期間，日與盧若騰、辜朝薦諸公相過往，賦詩著書，以盡天年。五年，卒於臺灣。後歸葬故里惠北松亭。

二、《王忠孝公集》抄本概況

據王忠孝《遺囑（一）》自稱及王孔仁《王氏譜系》、洪旭《王忠孝傳》等記載，王忠孝著有《四居錄》、《孝經解》、《易經測略》、《詩經語錄》、《四書語錄》及奏議、詩文若干卷，俱未梓行。目前僅存的詩文抄本十二卷，原題爲《惠安王忠孝公全集》，筆者經眼的有厦門大學圖書館和福建師範大學圖書館兩種藏抄本（以下分別簡稱「厦大本」和「師大本」）。「厦大本」用的是方格稿紙，鋼筆抄成；其中卷九至卷十一，爲另一種字體，另一種稿紙，并注有：「據惠安政協抄本傳抄」。「師大本」用的是毛邊

紙，毛筆抄成；其中卷一、卷二、卷六、卷七、卷九至卷十二爲同一種字體；卷三至卷五、卷八則爲另一種字體；全書行款相同，均爲半頁十二行，行二十八字。許仲凱先生叙及「師大本」的來由時說：「余五九年訪書至螺陽，僅得舊抄本卷九至十一計三卷，是集據厦大歷史系藏本傳抄^{〔五〕}。所謂「厦大歷史系藏本」，即今厦大圖書館藏本；所謂「舊抄本卷九至十一計三卷」，是否即「厦大本」中提到的「惠安政協抄本」？至今存佚情況？則不得而知。茲比較「厦大本」和「師大本」，筆者發現「師大本」在傳抄的過程中作了標點，後又經朱維幹教授作了簡單的校勘；而「厦大本」僅在每句之間間以空格。「師大本」的書品也明顯好於「厦大本」。因此，我們將該抄編入《福建叢書》第三輯時，選擇了「師大本」作爲影印底本。

該抄本究竟是如何流傳下來的？尚不得其詳。據該抄卷首《說例》等，只能略知一二。其《說例》之一曰：「本集係清光緒初年，忠孝公族裔王楚書重行手鈔，經南安石井孝廉鄭超英圈批，近爲王添裕同志珍藏，特加鈔錄。經王珪璋同志甫校，響應百家爭鳴、百花齊放，來迎接祖國文化建設。」可見該書光緒初年的王楚書重抄、鄭超英圈批的本子，在建國之初尚藏於王添裕家中。「文革」動亂之後，該藏本不知去向。其與「惠安政協抄本」的關係如何？或就是同一抄本？「厦大本」是否傳抄於王珪璋的校本？均未可知，有待繼續考證，希望知者賜教。另外，該抄本卷首

《附告》之八還記載：「彙抄與彙編之分別，彙抄屬書傭，彙編即整理性質。本集屬彙抄，不是彙編。名不可居，絕對不能書『王□彙編』。若欲書『王□彙抄』，亦不妥。但在辭名之下對責，還是見《說例》附載。」說明了該抄本并未經過編輯這一重要的整理工序，傳抄者只是將當時經眼的王忠孝的作品彙抄一起，這也就是現存該抄中目次顛倒、內容編排雜亂、目錄與正文不符、且脫文較多的原因所在。例如：『師大本』卷三、卷四、卷七的目錄與正文的次序就多不對應；卷十二目錄中的《王氏譜系》一文當爲王忠孝嗣子王孔仁所撰，而其正文却見於卷四，且誤爲王忠孝自撰；卷首『作者紀名』中的『王忠孝』條目，則與卷十一《詩類》末附的『作者紀名』中的王忠孝條目重複；卷五目錄中的《與林胤昌》一文，以及卷十一目錄所列附『詩類別輯』中的徐可夫《王槐翁公祖調餉畫邊一時并懋日當初度詩以贈之》、徐永壽《壽王槐翁公祖一律并求郢政》、施肩吾的《謝王槐兩王司馬見贈》和《盧若騰司馬惠朱瞿賦謝（附錄）》、劉若宰《贈槐翁老年兄》、林之彥《輓槐兩先生詩》、鄭超英《謁槐兩王司馬祠》、蘇鏡潭《咏王忠孝詩》，卷十二《傳志類》目錄中的劉若宰《王忠孝傳》以及《誥命》（一）（二）（三）（四）、《敕命》（一）（二）、《卓續》、《流寓》、《崇祀》、《惠北梅峰鋪前亭山契字》（一）（二）、《惠北梅峰鋪前亭山繳字》、《惠北梅峰鋪前亭山盡字》，附卷『文類』目錄中的王憲章《祖母林孺人墳志》和《石鏡山記》、王璋《黃雲蒸墓志銘》、王

爵《攬勝樓記》，『詩類』目錄中的王璋《鷄籠積雪》、張占采《題沙堤攬齋詩》和《和前韵》、陳家祥的《春暮沙堤送疇臣往省》、《中秋即景咏四截句》和《中秋即景咏》、陳開運《七夕微雲感興二首》，『傳志類』目錄中的《卓續》（《惠安縣志》）、《列傳》（《臺灣縣志》）以及張閩仙的《惠安人物風土考》等，集中均缺正文；而卷十二正文中所收入的洪旭《王忠孝傳》，則未列入目錄，王忠孝的《自狀》，却與卷二中的《自狀》相重複。諸此可證，該抄在成書過程中，曾編入王忠孝同時代和後人所撰寫的有關紀念性文字及部分地方文獻資料，但在後來的流傳過程中，又散佚甚多。爲了厘清該抄上述存在的雜亂情況，便於讀者閱讀參考，此次筆者對該抄作了較大的整理工作，重新編定目次，調整正文，刪除重複，使之對應。又考慮到該抄原本就沒能涵括王忠孝的全部著述，現存的詩文部分又缺文頗多，再沿用原題《惠安王忠孝公全集》，似乎不妥。特將此意見提請《福建叢書》第二輯編委會討論後決定，改題爲《王忠孝公集》。上述編改，是否合適，尚請方家指正。另外，筆者把已列入該抄目錄而不見正文的所有篇名，不厭其詳，縷列於上，則旨在方便民間尚有該書殘餘者，按圖索驥，補遺拾缺，希望該抄能逐漸成爲完璧。

三、《王忠孝公集》的主要內容及其史料價值

經過此次重新整理編輯、影印出版的《王忠孝公集》，凡十二卷。卷一、卷二，

『序、志、記』等十八篇；卷三、卷四，『奏疏、啓、書』等十二篇，并附載畢自言等疏救回奏文五篇、《敕諭》（唐王）一篇、《大明魯王履歷》一篇；卷五至卷八，『書翰』一百八十三通，附載《相國黃景昉來書》等七通；卷九至卷十一，詩作九十五題、百餘首；卷十二，收錄了王孔仁《王氏譜系》、洪旭《王忠孝傳》、王忠孝《自狀》等。其主要內容及其史料價值，可舉要如下：

首先，南明福王、魯王、唐王、桂王諸政權，自建立之初就內外交困，危如累卵。尤其是福王、魯王、唐王等政權的實際存在時間，均短在一年左右。王忠孝親歷這些政權之事，身臨其間，對於他們的腐敗無能和病入膏肓的本質，有着清醒的認識和深刻的分析。因此，在王忠孝的著述中，保留了大量有關史事的原始資料，可供研究者參考。

例如：福王的弘光政權在南京建立之初，正是危急存亡之秋。正需君臣團結，共同抗清之際，閹黨馬士英等人却倚占其擁戴之首功，獨攬政權，排擠名爲首輔的東林黨史可法。閹黨專權，既置國事於不聞不問，又以中興爲名，肆意搜括，大修宮殿，奢侈浪費，昏庸荒淫。鬧得整個南京城，閭井騷然，『斗米五錢，民半餓死^六』。弘光帝被玩於股掌之中，東林黨紛紛告退，閹黨則乘機安插黨私，公開賣官鬻爵，政治昏暗到了極點。王忠孝曾在《復閣部蔣德璟書》中慨嘆：『今都下不堪言矣！……』

東南小半壁，不知當何如支撐也。』在《與總憲李沅軒書》中曰：『今天下民生猝極矣，吏治壞極矣！……今每營兵信滿千，輒置大帥、參游千把，動以百計。薪水什流，既居三四，欲兵之強，何可得也。……催使四出，中官督視，多官多役，多制多費，豈覆轍不足畏耶！』又在《復吏部林胤昌書》中指出：『今天下事，如坐漏舟破屋。大家合力收拾，猶恐莫及，而乃付奴寇於不聞，持門戶若水火，恣睢乖張，全無顧忌。從來中興景象，有如是乎？』可見他對時政之弊，不僅痛恨憂心，而且洞察分明。抱有中興幻想的他，也曾積極建議當政者要在政治上，『從頭整頓，內則政府大僚握其樞，外則撫按司道持其柄。以公正而行黜陟之權，以表率而示取捨之的。立以不移，期於必赴，乃能運其樞於天下』。^(七)軍事上，『最要在汰冗將，省營頭……刻下先從京營整刷，推以外鎮亦然。經制既定，遴選將領以統之。明賞罰，假便宜，設間諜，遠探偵，知己知彼，可戰可守。如是，而壁壘必煥然改觀矣，而後急議足餉』。^(八)財政上，『今江南漕糧，不須遠運，所省腳價之數，略可當一省錢糧』。^(九)但是，他的這些合理建議，不為當權者所採納，只好以『病骨支離，不堪爲吏』。^(一〇)爲由，乞休歸里。實際上，他的《與相國黃景昉書》說過：『以邇見邸報，中使新出督餉。兩浙財賦之邦，必有銜命至者。郡守錢穀往來，易開罪罟。傷嫩之羽，色舉非屬過計，閣下以爲然否？偵彼中無不棘手，控而不得，當勉強奉檄。若牽制多端，遁思決矣。』

《與浙江李按院》說：『自壬申遭譴，迄今十三年，靡歲不在苦海浮沉，精力消耗，疾病纏綿。自春徂冬，益困藥餌。因念紹興非易治之郡，太守豈養病之官。與其臨局貽誤，何如先期引避。』又《與浙江按察路修祺》說：『發種種矣，闊口直腸，安能再仰中貴人鼻息？遁思已決。』諸此纔是他告休的真正原因，也是弘光政權無可救藥的症結之一。

福王如此，相繼的魯王、唐王何嘗不是如此。衆所周知，魯王就監國位，唐王稱帝福州，互爭真偽，叔侄反目，勢同水火。唐王建元隆武，本想虛心求治，當一個名副其實的中興皇帝。但是，怯懦庸弱的本質決定了唐王無法擺脫鄭芝龍等武將的擺布。鄭氏集團，同樣是肆意搜括，賣官鬻爵。有正義感的官員不能施其才能，隆武朝的政治前途，不言而喻。王忠孝有鑒於此，在隨唐王駐蹕建寧時，曾奏《上唐王條陳六事疏》，從政治、軍事、經濟等方面提出了實現中興的具體施政方略，并一針見血地指出了當時政治、軍事、經濟各方面存在的致命弊病。其『六事』爲：

一曰：用人宜慎。從來勘亂致治，先在得人，擇而後用，無用而後擇。……今朝可夕否，東推西移，坐席未暖，干辨奚從？

一曰：布置宜審。凡運籌制敵，必先畫定規模。……恢復大事，爲當以漸。而上意又喜在旦夕掃蕩，命遣四出，勛閥并峙，而皆提數千烏合之兵，勢分

力弱，過敵不支，何怪卹漬之屢聞乎！則并營厚集，慎擇大帥，尤今日一大急務也。

一曰：額餉宜核。用兵伊始，日費萬千。生節無道，困窮立見。……臣察錢糧有起運，有存留。無已，於存留等項酌其緩急，細加厘節，仍於衛所額糧，屯寺舊藉，力清虛冒，庶幾得一分，猶藉一分之用。萬不可向二三窮黎，再行敲吸也。

一曰：將領宜汰。國家安危，在乎兵之強弱與將之賢否。……將領既多，薪水雜流，居其強半，欲兵之強，胡可得乎？今欲練兵，先須汰將。

一曰：言路宜清。言語通塞，治亂之源。……凡有條陳，擇裨益時政者，即爲進封。部覆之後，務使實實施行。

一曰：圖治宜實。……況時事倍艱，一點精神，具宜注之興復，一毫物力，具宜留作兵餉。而臣觀行在規恢，鋪張畢具，賞賚無節，即始之六飛遄發，從官太多，扈侍將吏，無益征剿，徒滋靡費。

唐王閱奏批復：『王忠孝這奏六款，皆切中時弊，真實可行。』然實際則無法施行，這從後來王忠孝奉命巡視仙霞關的回奏文中得到了印證。

其次，由於該抄傳本甚稀，故收入的王忠孝與鄭成功的十二通書翰及與鄭鴻

達、鄭泰、甘輝、張煌言、周鶴芝等明末重要抗清將領的信札，長期以來，鮮爲人知。可爲學術界研究鄭成功等及其抗清活動，提供新的參考資料。

例如：王忠孝與鄭成功堪稱知交，他也是可對鄭成功直言的少數人之一。王忠孝在入鄭成功儲賢館前後，對鄭氏軍政多所籌策，尤其是對鄭氏軍隊在征戰過程中的撫民問題，最爲關注。不必諱言，鄭成功率衆起兵，將士中尚有其父鄭芝龍屬下『海盜』式的餘部，再則偏處海隅一隅，僅以彈丸數島爲抗清基地，在清軍的封禁下，勢必常爲軍餉缺乏所困擾。爲了求生存、圖發展，被迫採取武力征餉或默認擄掠之事在所難免，特別是對一些不服征輸的城寨。王忠孝曾多次致書鄭成功，力諫要以民爲重。《與國姓書（八）》說：『沿海生靈，皆外府專官撫輯。歲定額賦，寧輕毋重。輸納有理，是亦今日切務也。』《與國姓書（九）》又稱：『軍中舉動，關民命國脉。而心思之利害，是非自見也。以爲然否？』《復國姓書》再次懇請：『瀕海居民，有前梗而今欲順者，不妨先示誠諭，使知悔輸。頑不能馴，鋤之未晚，勿遽勤臺旅也。』他與鄭成功手下大將甘輝的書信中，也談及撫民的問題。《與甘萬二將軍書》曰：『敝鄉沙格，僻在內地，萬一旌旗賁臨，并祈禁斥保護。年來義舉株連，禍及鄉族，此日不容隔膜視之也。』《復甘提督書》曰：『太抵得城之後，不能不計餉糈，而亦以平定寬大爲先。額數太多，則民力不堪，唯取圖籍打算，自有設處之法，勿太擾